

綱  
鑒  
易  
知  
錄

全  
譯  
本



# 纲鉴易知录(全译)

(四)

当代中国出版社

的缺失，共有七件事，孝宗都采纳了。朱熹开始接受任命时，就发出文书到其他州郡去招募米商，免向他们征税；等他到达浙东时，米粮已经集齐。朱熹逐日察访百姓隐情，在境内巡行，都是单人独车，不带随从，所到之处，人们还来不及知道。郡县官吏敬畏他的风采，有所收敛，纪律肃然。凡是政令对百姓不便的，朱熹都加以修正或革除。有人揭发朱熹，说他为政荒疏。孝宗对王淮说：“朱熹的政绩，却有可观。”王淮说：“朱熹修治整顿荒政，是为了实行他的学说，使老百姓得到了实惠，应该提升朱熹的官职来表彰奖励他。”于是孝宗提拔朱熹直徽猷阁。

朱熹说：“乾道四年时，百姓缺少粮食，我向州府请求，得到常平仓稻米六百担赈灾，夏季，百姓从仓库里领取粮食，冬天则加进利息米偿还给仓库。自此之后，库粮每年都随聚随散。歉收年景，免去百姓利息米的一半；大饥荒之年，就全部免去。这种办法实行了十四年，以原数六百担稻米归还府库，现在还储备三千一百担稻米，作为社仓，不再收取利息米，每担只收损耗米三升，因此一乡四十五里之间，即使遇到歉收年景，百姓也不缺少粮食。”于是孝宗发布诏令，要各地都实行朱熹的社仓法。这种办法是：以十家为一甲，每甲推选一人为首，五十家则推选一名通晓情况的人为社首。逃军、品行不好的士人与有税粮衣食不缺的人家，都不能入甲。对于应该入甲的人家，又问他们愿意不愿意。如果愿意入甲，就开具出全家大小人口，大口一石，小口五斗；五岁以下的小孩不计算在内。官府派人管理贷粮这件事，如果用潮湿的稻米及坏粮交还府库，或者交粮时缺斤短两，都要受到处罚。

**纲** 宋淳熙九年，夏六月，谢廓然死去。

**纲** 秋七月，孝宗任命李彦颖参知政事。

**纲** 九月，孝宗任命王淮、梁克家担任左、右丞相，并兼枢密使。

**纲** 任命朱熹担任江西提刑，朱熹推辞不接受。

**目** 朱熹巡视到达台州，知州唐仲友被他管辖下的百姓告了状，朱熹调查核实了诉状属实，但唐仲友与王淮是同乡，并且互为姻亲。唐仲友又被朝廷授为江西提刑，还未出发，朱熹就上奏了他的罪状，而王淮隐匿了朱熹的奏章，不让孝宗知道。朱熹上奏更加用力，前后上了六道奏章，王淮不得

已，就免去了对唐仲友的任命而改授给朱熹；朱熹辞谢而不接受，并乞请奉祠。

**纲** 宋淳熙十年，春正月，孝宗任命施师点签书枢密院事。李彦颖被罢免了官职。

**纲** 孝宗任命黄洽为御史中丞。

**目** 黄洽担任御史中丞，言无不尽，毫不隐瞒。他所奏论列举的事，都不是拾取那些芝麻绿豆之类小事情。黄洽曾经奏道：“因言固然可以知人，而轻信别人的话也会失人，因此听取人言应广泛，如广泛了，差不多就没有什么堵塞；择取人言应审察，如审察了，差不多就没有什么失误。”孝宗深以为然。黄洽为人朴实正直，端庄凝重，具有大臣的气象。他常说：“居家不欺亲属，为官不欺君主，仰不欺天，俯不欺人，暗中不欺鬼神，哪里用得上去求福报呢！”

**纲** 夏六月，监察御史陈贾奏请禁止道学。

**目** 王淮因为唐仲友的缘故，怨恨朱熹，就想阻止、败坏他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吏部尚书郑丙上奏疏说：“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的，欺世盗名，不宜信用。”孝宗已经受到这种言论的迷惑，王淮又任命大府丞陈贾为监察御史，陈贾因之当面向孝宗对问，首次论说道：“我见到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的，这种学说从谨独为贤能，以践履为高尚，以正心诚意，克己复礼为大事，像这类道理，都是学者所共同具有的学问，而道学之徒竟然说只有他们才有这方面才能。但考察他们的所作所为，则又大不相同，这不就是假其名以济其伪吗？我请求陛下颁布诏命，明示中外，切实革除这种陋习。在听取采纳言论、任命授予官职时，必须考察这种人，摈斥勿用，以表示好恶之所在，这样一来，差不多可以使众多士子向着朝廷树立的风尚，表里言行都出于正气，没有人任意地有诡异言行来干涉国政，这实在是国家无疆之福。”他的这番话指的就是朱熹。孝宗听从了他的话，从此“道学”之名就遗祸于世了。

后来，直学士院尤袤因为程氏之学受到陈贾攻击的缘故，向孝宗奏道：“所谓道学，就是尧、舜之所以称帝，禹、汤、文、武之所以为王，周公、孔、孟之所以设教的道理。近世设立‘道学’之名来诽谤士君子，所以，临财不

苟得所谓廉介，安贫守道所谓怡退，择言顾行所谓践履，行己有耻所谓名节，这些都被称之为道学。道学之名一立，贤人君子想要自见于世，一举是就会陷入其中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出来。这怎么是盛世所应该有的事！请求陛下循名责实，听言观行，使人情不要坏于疑似。”孝宗说：“道学哪里是不美之名！我正是担心有的人假托道学之名来作奸犯科，使得真假相乱。”

**纲** 秋八月，孝宗任命施师点、黄洽参知政事。

**纲** 宋淳熙十三年，夏五月，孝宗在秘书省设宴招待讲臣。

**目** 因为进读陆贽《奏议》终篇的缘故，孝宗赏赐侍读萧燧等人御宴及金器鞍马。孝宗召宰执赐酒，从容说道：“自古人主读书，很少有人知晓道理，即使有知晓的，也极少能实行。更有甚者，只作歌诗，如隋炀帝、陈后主，对于国事又有什么补益？唐德宗哪里不知书，但他所行不至，与陆贽论事时，都派宦官传旨。况且事理有是和是非，即使面对面地问答辩驳，还担心意犹未尽，凭传旨怎么能尽意呢！君臣会面，谈论投机，思维活跃，间不容发，如果像唐德宗这样办，误事就多了，所以我每当处理事情时，都以他为警戒。”

**纲** 孝宗赐给处士郭雍以颐正先生的称号。

**目** 郭雍的祖先是洛阳人，他的父亲郭忠孝拜程颐为师，著《易说》，号为兼山先生。郭雍承传其父的学问，通晓世务，隐居于峡州。乾道年间，州牧向朝廷举荐了他，孝宗召见而他不去。孝宗熟知他贤明，常常对辅臣称道他，诏命所在州郡岁时向他致礼慰问。到这时候，孝宗赐他号颐正先生，令部使者派官去慰问他，如果郭雍想说什么话，就全部记录下来，献上朝廷。当时郭雍已经八十三岁了。

**纲** 秋闰七月，孝宗任命留正签书枢密院事。

**纲** 八月，日月五星聚会于轸。

**纲** 冬十一月，梁克家被罢免了官职。

**纲** 宋淳熙十四年，春二月，孝宗任命周必大为右丞相，施师点知枢密院事。

**纲** 秋八月，孝宗任命留正参知政事。

**纲** 九月，太上皇有病。冬十月，孝宗不再上朝理事，而去侍奉太上皇，并赦天下。

**纲** 太上皇死去，遗诰中说，将太上皇后改称为皇太后。孝宗致丧三年。

**目** 太上皇死去，孝宗号啕恸哭，捶胸顿足，两天多不进饮食，对王淮等人说：“晋孝武帝、魏孝文帝实行三年丧服，对处理政事有什么妨碍呢？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所记载很详细。”王淮对说：“晋武帝虽然有这个心意，但后来在宫中也只是穿戴着白衣白冠。”孝宗说：“当时群臣不能顺君美德而执行，所以司马光讥笑这件事。现在自我作古，有什么妨害呢？”于是孝宗诏命道：“太上皇帝才死，忽然抛弃了我，我应当衰服三年，群臣自当遵奉易月之令。”百官五次上表，请求孝宗回到宫中处理政务，孝宗不答应。

**纲** 十一月，孝宗诏命皇太子参与决定庶务。

**目** 左谕德尤袤对太子说：“国家大权所在，天下之人都争着趋奉，这是很可怕的啊！请殿下对于事务，不分大小，一律征求皇上的旨意后再去实行；对于人情，不分厚薄，一律听取众人的议论后再作决定。”他又说道：“储君之位，只在于侍膳问安，并不交给他宫外事务。像抚军监国这样的大事，自汉代至今，如果由太子来掌管，则大多数是出于权宜之计，事权不一，动辄就有触碍。请您等待祔庙之后，就恳切地辞谢，以便彰明殿下的美德。”

**纲** 十二月，大理寺奏说狱空。

**纲** 宋淳熙十五年，春正月，孝宗又设置了补阙拾遗官。

**目** 不久，左补阙薛叔似等人上奏疏揭发王淮罪状，孝宗说：“您们的官职以补阙、拾遗为名，专职规劝国君，没有纠察、揭发的责任。现在您们所奏之事类似于攻击，根本不是设官命名之意，应当反思，自我警惕。”

**纲** 施师点被罢免了官职，孝宗任命黄洽知枢密院事，萧燧参知政事。

**纲** 三月，太上皇葬在永思陵。

**纲** 夏五月，王淮被罢免了官职。

**纲** 六月，孝宗任命朱熹为兵部郎官，未上而作罢。孝宗贬侍郎林栗知泉州。

**目** 王淮被罢免了官职后，周必大举荐朱熹任江西提刑，朱熹入朝奏事，有人在路上邀请他，对他说：“‘正心诚意’之论，皇上讨厌听到，千万不要再说。”朱熹说：“我平生所学，只有这四个字，怎么可以隐瞒不说欺骗皇上呢。”等到朱熹入对时，他开始就说：“陛下处于虚明应物的地位，但天理有所未纯，人欲有所未尽，因此，为善不能做到充实完满，除恶不能做到斩草除根，一念之际，公私邪正、是非得失等想法在内心交战。愿陛下从今以后，一念之际，一定要思察天理人欲。如果真是天理，则恭敬并充实之，而不使它有些微的遮蔽堵塞；如果真是人欲，则恭敬并克制之，而不使它有些微的凝结迟滞。推而至于言语动作之间，用人处事之际，无不用这一标准去衡量、判断，那么圣心清澈明亮、洞察万物，天下之事将只有陛下想怎么办就怎么办，无不如意得志。”孝宗说：“很久没有见到您了，您在浙东所办的事，我自知之。现在自当授予您清要的官职，不再拿州县来麻烦您了。”孝宗任命朱熹为兵部郎官。朱熹以脚有毛病为理由，请求奉祠。

兵部侍郎林栗与朱熹讨论《易》、《西铭》，意见不合，就说朱熹“本无学术，只是窃取张载、程颐一点点余下来的学问，就成为浮躁荒诞这一派的宗主，称之为道学，妄自推崇尊大。所到之处，动辄就携带门生数十人，学习春秋、战国时的姿态，妄想像孔子、孟子那样游历各地、希望被聘任的风气。如果以治世的法度来处理，那他就是乱人的首领。现今采用他的虚名，使他入奏，经过陛下对问，得到圣旨，授予郎官，但他心怀不满，自高自大，看不起别人，许多天都不到任供职，这岂不是张载、程颐的学问教他这样的嘛！希望将朱熹停职罢官，以作为对君主无礼之人的警戒。”孝宗认为林栗的话过份不当，然而大臣们畏惧林栗势强，没有人敢进一步谈论，于是孝宗命令朱熹依旧为江西提刑。恰逢胡晋臣被任命为侍御史，他首先揭发林栗喜结同党、排除异己的罪状，无事而指责学者为私党。孝宗就把林栗放出朝廷去知泉州，朱熹也除为直宝文阁，奉祠而去。

**纲** 秋七月，恩平王赵璩死去。

**目** 孝宗对兄弟非常友爱，每当召见赵璩在宫内宴会时，称呼他官职而不叫他的名字，赐给他许许多多东西。赵璩死后，孝宗追封他为信王。

**纲** 冬十二月，孝宗诏命朱熹为崇政殿说书，朱熹辞谢不去。

**目** 朱熹已经归去以后，投匭进密奏给孝宗，论大本急务：“所谓大本，就是陛下之心；所谓急务，就是辅导太子，选用大臣，振举纲纪，变化风俗，爱养民力，修明军政。这六件事，都刻不容缓，它们的根本在于陛下一心。如果一心正，则六事无不正。一旦有人心私欲介入其中，那么即使殫精竭虑、劳心烦神，也不可为了。”朱熹的奏疏送入宫内时，正是夜漏下七刻，孝宗已经就寝，又急忙起床，点亮蜡烛，一口气读完。第二天，孝宗诏命朱熹主管西太一宫兼崇政殿说书。朱熹极力辞谢，才以秘阁修撰奉祠。

**纲** 宋淳熙十六年，春正月，金主完颜雍死去，他的孙子完颜璟被立为君主。

**目** 金主完颜雍的太子完颜恭早死，完颜雍就任命他的孙子原王麻达葛利判大兴尹，又任命他为右丞相，更名为璟，让他亲自看到和参加朝廷议论，学习了解政事体例。完颜璟此时即位，追封其祖，号为世宗，其父号为显宗，其母徒单氏为太后。

金世宗在金国诸帝中最能称得上是贤主，在位五年，南北讲和，与民休息，群臣守职，上下相安，家给人足，仓库有余，刑部判死罪，每年或有十七人，国人号称他为“小尧舜”。

**纲** 黄洽被罢免了官职。

**纲** 孝宗诏命周必大、留正为左、右丞相，王闡参知政事，葛邲同知枢密院事。

**目** 自从高宗死去后，孝宗就想传位给太子，曾经谕令周必大说：“礼，没有比侍奉宗庙更重要的了，而孟享我多因病而分诤；孝，没有比执丧更大的了，而我不能每天都亲自到德寿宫去，我打算退休了。”因此，孝宗秘密地赐绍兴年间的传位亲札给周必大，命令周必大预先起草诏书，自己专门以举办筵会、奉侍太后为意，并提升周必大为首相。



**纲** 萧燧被罢免了官职。

**纲** 二月，孝宗传位于太子赵惇。太子即位后，尊孝宗为寿皇圣帝，皇后为寿成皇后，皇太后为寿圣皇太后，大赦。

**纲** 太子立皇后李氏。

**目** 皇后是安阳人，庆远节度使李道的女儿。李道帅湖北时，听说道士皇甫坦善于为人看相，就让自己的所有女儿出来拜见他。皇甫坦见到皇后时很吃惊，不敢接受她的拜礼。皇甫坦说：“此女将要成为天下之母。”皇甫坦向高宗说了，于是高宗就把她聘为恭王的妃子。她生下了嘉王赵扩。她本性嫉妒蛮横，曾向高宗和孝宗诉说他们的左右之人，高宗不高兴，对吴后说：“这个女人是将门之后，我被皇甫坦误了。”孝宗也屡次训诫她，命令她效法皇太后，不然，就废除她。李氏怀疑孝宗的话是从太后那里出来的，心中愤恨。到这时候，被立为皇后。

**纲** 三月，太子废除补阙、拾遗官。

**纲** 夏五月，太子任命王夔知枢密院事。

**纲** 周必大被罢免了官职。

**目** 当初，何澹与周必大交往深厚，他担任司业很久而没有升官，留正奏请升他的官，何澹因此恨周必大而感谢留正。何澹任谏议大夫后，首先就上疏攻击周必大，周必大就被罢免了官职。周必大为人纯笃忠厚，能以善道辅佐君主。

### 光宗皇帝

**纲** 宋绍熙元年，春正月初一，光宗在重华宫朝拜寿皇。

**纲** 二月，殿中侍御史刘光祖请求禁止讥议道学。

**目** 刘光祖入对奏道：“近世，因为是非不明，所以邪正互攻；因为公论不立，所以私情交起，这固然是道之消长，时之否泰，但是确实关系到国家之祸福，社稷之存亡，十分可畏啊！本朝士大夫的学术最为接近古代，原本没有强国之术，但国势尊安，根本深厚。咸平、景德年间，君立中道，而

为四方所取正；国泰民安，阴阳会合冲和。至于庆历、嘉祐年间，则是很旺盛了。但是不幸在熙宁、元丰年间，被邪说所破坏，疏远遗弃正直之士，招徕任用奸佞小人；幸而在元祐年间，君子起而救之。绍圣、元符之际，群凶得志，绝灭纲常；崇宁、大观以来，每况愈下，还有什么话可说呢？我开始到朝廷时，听到有讥刺贬斥道学之说，而实在没有看到朋党之分；等我再到朝廷来时，则朋党已经形成了，而忠谏的人已经获罪了。如果以忠谏为罪，那么距离绍圣又有多远呢？陛下即位之初，凡是所进退的人，全都听别人的话，开始并无好恶的私心，哪里是以党派倾向为主！但是一年之内，被逐出朝廷的人纷纷不绝，往往是推心置腹的忠贞之言论，反而被说成是沽名钓誉的举动；甚至对于洁身自好而请求退职的人，也说他们是心怀不满和怨愤才这么做的；如果想要激怒至尊，必定以诽谤讥讪等罪名加给那些忠直之臣。我想要平息即将到来的祸患，所以不怕反反复复来向您陈述，希望圣心豁然醒悟，永做皇极之主，使是非由此而定，公论由此而明，对于道学的讥讪由此而消除，朋党的踪迹由此而泯灭，和平之福由此而集，国家之事由此而得到治理，那么真是生灵之幸、社稷之福了！不然，相激相胜，展转反覆，为祸无穷，我实在不知道休息的地方在哪里啊！”光宗将他的奏章发下来，读到的人十分感动，以至流下泪来；而何澹读到后，好多天都恍惚不安，手足无措。

这一年，廷试举人，婺州进士王介的策论中也写道：“如今所谓道学者，就是世上的正人君子。君子正人之名不可取消，假设此名一网去之，则虽然圣明在上，但天下都忌讳道学，将凭什么来立国呢？”光宗嘉叹这番话，就把王介擢为第三名进士，从此对道学的讥讪才稍微收敛一些。

**纲** 夏四月，光宗诏命赵伯圭承嗣为秀王。

**目** 赵伯圭是寿皇的母兄、秀王赵子偁的长子。赵伯圭谦虚谨慎，不以皇帝的近属自居，每当入见时，光宗对他行家人礼，宴会时私情融洽，而赵伯圭愈加恭谨地执臣子的礼节。

**纲** 秋七月，光宗诏命留正为左丞相，王藺为枢密使，葛邲参知政事，胡晋臣签书枢密院事。冬十二月，王藺被罢免了官职，光宗诏命葛邲知枢密院事，胡晋臣参知政事。

**纲** 宋绍熙二年，冬十一月，光宗在太庙有事，皇后杀死了黄贵妃。第

二天举行郊祭，忽遇大风雨，未能结束就返回。光宗有病。

**目** 当初，光宗想诛杀宦官，近习害怕，于是策划离间三宫，光宗产生疑心，不能自解。恰逢光宗得了心脏病，寿皇买来良药，想借光宗到重华宫来的机会给他。宦官就向皇后诉说道：“太上皇合成一个大丸药，等宫车经过时就投药；万一发生不测，拿国家怎么办啊！”皇后看到实实在在有药，心里衔恨。不久，宫内宴会，皇后请求立嘉王扩为太子，寿皇不答应。皇后说：“我是六礼所聘，嘉王是我亲生，为什么不可以？”寿皇大怒。皇后退下来后，扶持嘉王向光宗哭泣诉说，称寿皇有废立意。光宗受到迷惑，于是不朝拜寿皇。

有一天，光宗在宫中洗手，看到宫人双手皮肤白嫩，就喜欢上了她。过了几天，皇后派人送食盒给光宗，打开一看，竟是宫人的双手。皇后又因黄贵妃有宠，所以借着光宗祭太庙、宿斋宫的机会，杀死了她，却说她是暴死。第二天，合祭天地，风雨大作，黄坛蜡烛全部熄灭，不能成礼，只好作罢。

光宗既听说黄贵妃死了，不遭此变故，震惊害怕，病情加重，不能坐朝处理政事，政事大多由皇后决定，皇后更加骄横放肆。寿皇听说光宗病情急重，前往南内探视，并且责备了皇后，皇后的怨恨更加深了。

**纲** 宋绍熙三年，春三月，光宗病愈，群臣请求他朝拜重华宫，结果没有成行。

**目** 光宗自有病以来，到重华宫去致温清之礼，以及寿皇诞辰与节序请安，屡屡因为寿皇传旨而免去。光宗已经病体痊愈、神思清爽，上起宰辅百官，下至丰布之士，很多人都请求光宗到重华宫去；甚至有叩头牵衣、号泣而谏者。光宗开始醒悟，有翻然改悔之意；但终于没有去，京都人始以为忧。

**纲** 夏四月，以丘崇为四川制置使。

**目** 当初，留正任蜀地统帅时，担忧吴氏世代为将，谋议驱逐他们，没有结果。到这时候，朝中议论更换蜀帅，留正说：“西边三将，只有吴氏世袭兵权，号为吴家军，不知有朝廷。”光宗于是任命户部侍郎丘崇去任蜀帅。丘崇在朝廷辞行时奏道：“我入蜀后，如果吴挺死亡，兵权不能再交付给他的儿

子，我请求让我能够便宜抚定诸军。”光宗答应了他。

**纲** 六月，光宗诏命陈骘任同知枢密院事。

**目** 陈骘上奏疏三十条，如：宫闱之分不严格则权柄就会转移，内谒之渐不杜绝则明断就会消失，谋划台谏于当路则私党就会培植起来，咨询将帅的任免于近习则贿赂就会盛行，不求正直的言论则过失就会显著，不谨慎对待旧章则取舍就会有差错，不按时宴饮则精神就会昏倦，不节制赐予则财用就会枯竭，都切中时病。

**纲** 冬十一月，冬至节后六天，光宗始朝拜重华宫。

**目** 十一月丙戌这一天是冬至节，兵部尚书罗点、给事中尤袤等人上奏疏请求光宗朝拜重华宫，光宗不从。吏部尚书赵汝愚入对，反复规谏，光宗才有所感悟。赵汝愚又嘱咐承嗣秀王赵伯圭调护，于是两宫之情始通。辛卯这一天，光宗朝拜重华宫，皇后接着来到，从容度过一天才回去，京都之人非常高兴。

**纲** 这一年，各地大水。

**纲** 宋绍熙四年，春三月，光宗诏命葛邲为右丞相，陈骘参知政事，胡晋臣知枢密院事，赵汝愚同知院事。

**纲** 夏五月，光宗赐礼部进士陈亮及第。

**目** 陈亮才气超迈，喜欢谈兵，议论风生，下笔数千言，立刻就能写好。陈亮所交往的人都是一时的豪杰俊才，他胸怀经国济世的大志。隆兴初，陈亮上中兴五论，没有回答，就退居婺州永康县，更加勤奋学习、著书。陈亮曾环视钱塘，喟然而叹，说道：“这座城是可以用水淹灌的啊！”这是因为钱塘城的地面比西湖低下的缘故。淳熙中，陈亮更名为同，到朝廷上书，极力谈论时事，因便说钱塘不是天子留驻之所。寿皇赫然震动，召令他上殿，准备任用他。曾觌听说后，想要见见他，陈亮认为这是耻辱，就翻墙逃跑了。曾觌不高兴，大臣们也厌恶他的话切直，交相阻止对他的任用。陈亮待命十日，又到朝廷上书。寿皇想让陈亮作官，陈亮听说后笑道：“我要为国家开辟数百年之基业，难道会用这个来换取一官半职吗？”就渡江而归。陈亮厉志读书，

所学更加广博。他的学习，自孟子之后，只推崇王通，他曾说：“如果研究追寻义理之精微，辨别分析古今之同异，考察心思于细小不定之际，比较礼制于分寸差别之间，以积累为上，以涵养为正，面容憔悴，背曲腰弯，那么比之于诸儒，我确实觉得有愧。至于堂堂之阵势，正正之旗帜，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，龙蛇虎豹变见而出没，推倒一世之智勇，开拓万古之心胸，那么我认为大约有一日之长。”这里，诸儒指的大约是朱熹、吕祖谦。

值此之际，策问进士，光宗以礼乐刑政之要点发问，陈亮以君道、师道对答，并且说：“我私下感叹陛下在寿皇执政的二十八年间，哪有一政一事不在您的胸怀！您在向寿皇问安视寝之余，察辞观色，因之从他那里得到的收获很多，也已经得到他的机要，而见之于施行了。您岂只是一月四朝，成为京城的美观呢！”光宗得陈亮的策对，大喜，认为这是善处父子之间，于是御笔擢为第一，授予他签书建康府判官厅公事。陈亮未上任而在一晚死去。

**纲** 利州安抚使吴玠死去，丘崇派总领财赋杨辅暂时总领他的军队。

**纲** 六月，胡晋臣死去。

**目** 光宗自有病后，不去坐朝听政，胡晋臣与留正同心辅政，中外服从，国家安定。胡臣所奏陈，首先为温清定省，其次是亲君子，远小人，抑侥幸，消朋党，开启众心，沃溉君怀，弥缝缜密，无人知晓。

**纲** 秋七月，光宗任命赵汝愚知枢密院事，余端礼同知院事。

**纲** 九月，群臣请光宗朝拜重华宫，光宗不听，直到冬十一月始朝拜。

**目** 光宗受制于皇后，久不朝拜重华宫。正值重阳节，群臣联合上奏，请光宗到重华宫，光宗不听。中书舍人陈傅良上奏疏力谏。给事中谢深甫奏说：“父子玉亲，天理昭然。太上皇爱陛下，就像陛下爱嘉王一样。太上皇年岁已高，一旦死后，陛下以什么来见天下之人？”光宗感悟，促命驾车往重华宫朝见，百官整整齐齐地站在朝廷等待。光宗从宫内出来到御屏前，皇后挽留光宗转回去，陈傅良趋进，拉着光宗龙袍下摆，请他不要入内，因而转到屏风后，皇后叱责他。陈傅良在朝廷上痛哭，皇后更加发怒，于是传旨罢朝回宫。陈傅良下殿一直走了，光宗诏命把他改为秘阁修撰，陈傅良不受。在这时候，著作郎沈有开、秘书郎彭龟年等人上都上奏疏，请光宗朝拜重华宫，光

宗不从。十月，工部尚书赵彦逾等人上书重华宫，请求会庆节时不要降旨免朝。等到了会庆节，光宗又称有病不朝；所以丞相以下的官员都上疏，自我认罪，请求罢官降职。嘉王府翊善黄裳请求诛杀内侍杨舜卿，彭龟年请求放逐陈源以谢天下。太学生汪安仁等一百一十八人上书请光宗朝拜重华宫，皆无回音。十一月，赵彦逾再次力谏，光宗始前往朝拜。

**纲** 十二月，夏国主仁孝死去，其子李纯佑立为帝。

**目** 仁孝在位五十五年，开始在国中建学校，在宫内立小学，自己亲自去训导，并且尊奉孔子为文宣王。但是权臣擅国，兵政衰弱。他的儿子纯佑即位后，改元天庆，尊号仁孝为仁宗。

**纲** 光宗诏命朱熹知潭州。

**目** 宋朝使者自金国返回后，说到金人曾问：“朱先生在哪里啊？”所以才才有这个任命。

**纲** 宋绍熙五年，春正月，寿皇有病。

**纲** 葛邲被罢免了官职。

**目** 葛邲为相，专守祖宗法度，举荐人才，博采古论，只担心这个人听说举荐了他。葛邲常说：“十二时中，莫欺自己。”其实践如此。

**纲** 金国购求遗书。

**纲** 夏四月，光宗与皇后到玉津园去，群臣请光宗到重华宫去探问寿皇的疾病，光宗不从。

**目** 自从寿皇身体不舒服以来，群臣请光宗去省视，皆无回音，反而与皇后一起到玉津园去赏玩。兵部尚书罗点请光宗先经过重华宫，并且说：“陛下作为寿皇之子，四十年来没有一句挑拨离间的话，只因为您当初祭祭时身体染病，寿皇曾去南内督责皇后的过失，左右之人从此进谗言来离间，您也就心生忧疑了。您如果深居不出，久亏为子之道，众口怨谤，祸患将要兴起，不可以不考虑啊！”光宗说：“您们可替我调护寿皇。”侍讲黄裳对说：“父子之亲，等待什么调护！”罗点说：“陛下一出，就没有事了！”光宗还是

不答应。罗点就率领讲官奏说，光宗说：“我的心里未尝不思念寿皇。”罗点说：“陛下长久没有前往探视，即使有这种心情，凭什么来自我表白呢？”起居舍人彭龟年连续三次上疏请对，没有回音。当光宗坐朝听政时，彭龟年不离班位，伏地叩头，头破血流，浸湿了台阶。光宗说：“我素来知道您忠直，您想要说什么呢？”彭龟年奏道：“今日之事，没有比过重华宫更大的了。”余端礼因之奏道：“在龙墀上叩额，曲折地表达了他对您的忠恳，做臣子的到了这种地步，难道是得已的吗？”光宗说：“我知道了。”然而还是不到重华宫去。

寿皇的病更加沉重了，群臣接二连三上奏疏，请光宗到重华宫去。光宗准备在癸丑这一天坐朝，但是到了这天，他又以有病为理由，不坐朝了。当此之时，群臣中有百把人请求斥罢官职，光宗诏命不答应。起居郎兼中书舍人陈傅良请求以亲王、执政各一人充任光宗特使，前往重华宫。位居台谏之职的官员交相上奏章，弹劾内侍陈源、杨舜卿、林亿年挑拨离间之罪，请求将他们逐出宫去。

**纲** 五月，寿皇的疾病更加沉重，光宗诏命嘉王赵扩到重华宫去探问。

**目** 陈傅良因为光宗不到重华宫去的缘故，就缴上告敕，出城待罪。丞相留正等人率领宰执进谏，光宗拂衣而起，留正拉着光宗衣服下摆，哭泣着劝谏。罗点奏道：“寿皇已经病危，您今天如果还不去见一面，后悔何及！”群臣跟着光宗入内到了福宁殿，内侍关起门来，群臣恸哭而出。第二天，光宗召罗点入对，罗点奏说道：“前日群臣迫切献忠心，举措失礼，陛下赦免了群臣而不诛杀，但是拉着衣服，也是历史上有过的事啊！”光宗说：“拉衣服是可以的，但为什么随便就进入宫禁之中呢？”罗点引用三国魏国辛毗的事例来谢罪。彭龟年、黄裳、沈有开奏益：“请求陛下命令嘉王到重华宫去问疾。”光宗答应了。嘉王到了重华宫，寿皇为之感动。

**纲** 六月，寿皇死去，光宗声称有病不出来。留正等人诣请寿圣皇太后代行丧礼。

**目** 寿皇死去，享年六十八岁。赵汝愚听说后，因之请光宗前往重华宫成礼，光宗答应了，但是到了下午还不出来，宰相就率领百官前往重华宫发丧。将要成服时，留正与赵汝愚商议，要少傅吴琚去请寿圣皇太后垂帘暂时主持丧事，太后不许，留正等人奏道：“请太后降旨，因为皇帝有病，所以

暂时在宫中成服。但是丧事不可无主持人，祝文称‘孝子嗣皇帝’，宰臣不敢代行。太后您是寿皇的母亲，请设行祭礼。”太后答应了。

**纲** 光宗称寿圣皇太后为太皇太后，寿成皇后为皇太后。

**纲** 秋七月，留正请求光宗立太子，光宗不许，留正就称病而辞官隐退。

**目** 尚书左选郎官叶适对留正说：“皇上称病而不执丧，将用什么话来谢天下呢？如今嘉王年纪已长，如果预建参谋决策国事，那么世人的怀疑、怨谤也就会消失了。”留正听从了他的话，率领宰执入奏道：“皇子嘉王，早就养成仁孝之心，应该及早把他的储君之位确定下来，以安人心。”但是没有回音。过了六天，留正等人又去请求，光宗御批交给丞相说：“我在位的时间太久了，正考虑想退闲哩。”

留正得到这件御批，非常害怕，因此在朝见时假装跌倒在朝庭上，随即出都门，上表章请求告老退休。

当初，留正首先议论光宗因病未能主持寿皇的丧事，应该立皇太子监国，设议光宗禅让退位，太子就可以即位了；而赵汝愚请求以太皇太后的旨意让光宗禅位给嘉王。留正说建立储君的诏令未下，突然走到这一步，以后必定难于处理。他的主张与赵汝愚不同，于是乘着肩舆在天明时就逃走了。

**纲** 太皇太后诏命嘉王赵扩成服即位，尊光宗帝为太上皇帝，皇后为太上皇后。

**目** 留正走了以后，人心更加摇动，值光宗临朝之际，忽然仆倒在地，赵汝愚又担忧又害怕，不知怎么办才好，这样光宗让位给嘉王的议论更加坚定了。这时，工部尚书赵彥逾联合殿帅郭杲，与左选郎官叶适、左司郎中徐谊谋划，可以向太皇太后陈说要光宗禅位给嘉王的主意，于是就派遣知閤门事韩侂胄去办。韩侂胄是韩琦的五世孙，太后妹妹的儿子。韩侂胄凭借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内侍张宗尹把这件事上奏给太后，没有得到太后的命令，韩侂胄犹豫徘徊，准备退回去。内侍关礼见到他并问情况，韩侂胄把赵汝愚的意思全部讲出来。关礼叫韩侂胄等一会儿，他进去见太后，痛哭流涕，太后问是什么缘故，并问：“侂胄在哪里？”关礼说：“我已经留他在外面，等待您的



命令。”太后说：“事情顺利就可行，叫他们好自为之。”关礼告诉了韩侂胄，韩侂胄回去复命，已经到了黄昏，赵汝愚开始把这件事告诉了陈瓘、余端礼，急命郭杲等人连夜派兵分别保卫南内和北内。这时将要举行除去丧服的祭礼，第二天是甲子日，群臣入见，嘉王也入见，赵汝愚率领百官来到停放着寿皇灵柩的宫殿前，太后垂帘，赵汝愚率领百官再拜奏道：“皇上有病，未能主持丧事，我们请求立皇子嘉王为太子，以稳定人心。皇上御批有‘考虑正想退闲’的旨意，现在听取太皇太后的处理。”太后说：“既然有御笔批示，相公自当奉行。”赵汝愚从衣袖里取出拟写好的太后的旨意，进献给太后阅览，上面写道：“皇帝因为有病，至今未能执丧，曾有御笔批示，想要自动退闲。皇子嘉王赵扩可以即皇帝位，尊奉皇帝为太上皇帝，皇后为太上皇后。”太后看完后说道：“很好。”于是就命令赵汝愚以太皇太后的旨意，谕令皇子即位。皇子一再辞谢说：“我恐怕要负有不孝的罪名！”赵汝愚奏道：“天子应当以稳定政权、治理国家为孝。如今中外人人忧乱，万一发生变故，将会把太上皇置于何地呢？”众人扶持皇子进入素幄，披上黄袍；皇子正站立着，没有坐下，赵汝愚率领百官再拜。皇子来到几筵前，祭奠哭泣，极尽哀情，就穿着孝服出来，在重华殿东边素幄内站立，内侍扶持着，他才坐下。百官起居参拜过后，行了除丧服礼。嘉王随即诏命道：“就以寝殿为泰安宫，以奉养太上皇。”民心高兴，中外清平，靠的是赵汝愚之力。

**纲** 嘉王立皇后韩氏。

**目** 皇后是韩琦的六世孙，其父名叫韩同卿，韩侂胄则是她的叔父。皇后被选入宫后，能顺适两宫的旨意，于是归到嘉王宫邸，到此时被立为皇后。

**纲** 嘉王任命赵汝愚兼权参知政事。

**纲** 嘉王召留正赴都堂视事。

**目** 嘉王手札派遣使者召留正回朝。侍御史张叔椿请求议论留正弃国的惩罚，于是嘉王改任张叔椿为吏部侍郎，而留正恢复为丞相。

**纲** 嘉王任命赵汝愚为右丞相。赵汝愚辞谢，嘉王就任命他为枢密使。嘉王任命陈瓘任知枢密院事，罗点任签书枢密院事，余端礼为参知政事。

**纲** 嘉王加殿前都指挥使郭杲为武康节度使，任命知阁门事韩侂胄为